

羅青散文集

後記

羅青

一、

在文學的散文裏，說理的，我固然喜歡，抒情的，我尤其偏好。大學一年級時，一方面因為張師秀亞的介紹，一方面因為對明末清初畫家的愛慕，使我迷上了晚明諸子的小品。由於文人畫已蔚為成風的緣故，當時書畫與詩文的關係，十分密切。徐文長、吳從先、陳繼儒、李流芳都是名震一時的畫家，而像張宗子那樣不以書畫聞名的文章家，接交的也都是名畫家如陳老蓮之流人物。因此，我在讀畫之餘，又讀他們的小品，相互發明，真是興味盎然。

張岱、徐渭以及袁氏兄弟的文章，當然是我熟讀的對象，其他如王思任、俞正燮、黎遂球、鍾惺、劉士龍……等人的作品，亦令人愛不忍釋。他們在論說、序跋、記傳、書簡等各種不同的形式之中，發揮創造精神，神品妙品，俯拾即得，真是才情橫溢，美不勝收。我一直認為晚明的繪畫與小品是互相影響不可分割的，而且老早就開始着手撰寫研究二者的文章。如今，論文未成，倒是在研讀資料之餘，寫就了許多小品

文字。真可說是種瓜得豆了。

晚明諸子的抒情小品，固然佳妙絕倫，但說理文字，亦神奇精采，既能與莊子，淵明，東坡一脈相承，又能自翻別調。我想在此介紹一下他們的藝術成就，至於時代背景，政治社會等因素，暫且略而不談。如張宗子的「陶庵夢憶自序」，便是抒情小品中的絕佳例子。全文一氣，無法割引，茲全錄於左，以荐絕唱：

陶庵國破家亡，無歸止，披髮入山，賦賦為野人。故舊見之

，如毒藥猛獸，愕窒不敢與接。作自輓詩，每欲引決，因石匱書未成，尚視息人世。然瓶粟屢罄，不能舉火，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，不食周粟，還是後人裝點語也。飢饉之餘，好弄筆墨。因思昔人生長王謝，頗事豪華，今日罹此果報：以笠報顛，以簣報踵，仇簪履也；以衲報裘，以苧報絺，仇輕暖也；以糞報肉，以糲報粳，仇甘旨也；以薦報牀，以石報枕，仇溫柔也；以繩報樞，以甕報牖，仇爽塏也；以煙報目，以糞報鼻，仇香艷也；以途報足，以囊報肩，仇輿從也。種種罪案，從種種果報中見之。雞鳴枕上，夜氣方回，因想余生平，繁華靡麗，過眼皆空，五十年來總成一夢；今當黍熟黃梁，車旅蟻穴，當作如何消受？遙思往事，憶即書之，將向佛前，一一懺悔。不次歲月，異年譜也；不分門類，別志林也。偶拈一則，如遊舊徑，如見故人。城郭人民，翻用自喜，真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。昔有西陵腳夫爲人擔酒，失足破其甕，念無所償，癡坐佇想曰：「得是夢便好！」一寒士鄉試中式，方赴鹿鳴宴，恍然猶意非真，自嚙其臂曰：「莫是夢否？」一夢耳，惟恐其非夢，又惟恐其是夢，其爲癡人則一也。余今大夢將寤，猶事雕蟲，又是一番夢囈。因嘆慧業文人，名心難化，政如邯鄲夢斷，漏盡鐘鳴，盧生遺表，猶忠孝楊二王，以流傳後世，則其名根一點，堅固如佛家舍利，劫火猛烈，猶燒之不失也！

這樣的文字，不但文理精，造句奇，章法無懈可擊，文氣一貫到底，尤

其難的是其神思能憂獨立，一洗俗調，真是可欣可佩，令人無法追及。現代散文中余光中的文字可謂變化多端雄霸一世。但宗子在百年前，便不多讓，我想就是余氏看了，也不能不佩服他的才力，茲再抄他一段抒情寫景的「白洋潮」：

故事三江看潮，實無潮看。午後喧傳曰，今年暗漲潮，歲歲如之。庚辰八月，弔朱恆岳少師，至白洋。陳章侯、祁世培同席。海塘上呼看潮。余過往，章侯、世培踵至。在塘上，見潮頭一線從海寧而來，直奔塘上。稍近，則隱隱露白，如敵千百羣小鵝，擊翼驚飛，漸近噴沫，冰花蹴起，如百萬雪獅，蔽江而下，怒霆鞭之，萬首鏃鏃，無敢後先。再近，則颶風逼之，勢欲拍岸而上。看

者辟易，走避塘下。潮到塘，盡力一磚，水擊射，濺起數丈，着面皆濕，旋捲而右，龜山一攏，轟怒非常。礮碎龍湫，半空雪舞。看之驚眩，坐半日，顏始定。

此段觀其文章轉折，氣勢層層逼人而來，比喻警策奇偉，活龍活現，古人無有，今人亦不能過，實在令人嘆為觀止。宗子為文，不但在章法上用功，在造句上，亦是高妙出眾，隨手一句「幽窗開卷，字俱碧鮮」，便可關千古翠窗讀書之口。其他如「一尺雪」中的連環句，「菊海」中的平頭串珠句，皆是俗手莫辦的絕招。他的妙文甚多，如「噓社」之論文，「西湖七月半」之寫景……皆是佳絕之作，不能一一舉例。在把握中國文字上，他確實已達出神入化的境地，散散寫來，無不極盡變化之能事，才力之高，實為晚明諸子中的佼佼者。

寫景如「白洋潮」，當然是氣象萬千，萬馬奔騰，但不必也不可能篇篇如此。能於清冷中見雄偉蒼涼的短章，在晚明小品中亦自成一格，耐人尋味如張京元的「九里松」便是：

九里松者，僅見一株兩株，如飛龍劈空，雄古奇偉。想當年萬綠參天，松風聲壯於錢塘潮，今已化為烏有；更千百歲，桑田滄海，恐北高峯頭有螺蚌殼矣，安問樹有無哉？

短短數行，正如古松一兩棵，稱得上是「雄古奇偉」。以松濤與海濤相比，本是俗調，平淡無奇。但以飛龍松與螺蚌殼相提並論，且以松濤海濤相互為引，則意思翻空，精采無倫，正是化腐朽為神奇的佳證。其蒼

涼古厚之神思，如用詩的形式表達，實在不易討好，非得如此三行兩句，不能傳其神髓。

除了上述種種之外，又有一種情理並出的手法，味在莊生坡翁之間，奇思妙想，並不多讓古人，黎遂球的「琉璃盃雙紅魚記」或可為例：

琉璃為盃如珠，形可徑寸，注水焉，畜小紅魚一雙，懸於庭際。水與琉璃一色，其於空虛亦復一色。魚視之，不知其幾何水。魚因琉璃得影，近或小小，遠或大；以其形圓，故影或互見而交出。魚觸而相戲，又不知其幾何魚。人視魚如交遊於空虛，又不知其為影為魚。人樂也，魚安所得樂。魚之水僅可以寸，並以身入焉，而以為人玩，魚則何樂，是烏知其

不然。魚不知其幾何水，觸而宛轉，動而不已，當影相戲，近而復遠，又不知其幾何魚，魚故甚樂如江湖矣。

故夫人之生，僅可百年，而讀書挾策，以圖未然之富貴；爲詩賦弄筆墨，以求傳其名；又進焉而建立功德，以爲乎古者聖賢之列。能者爲之，不能者強而不息。窮焉而自以爲可通，幻焉而自以爲真，困頓焉而自以爲猶多餘地，渺小焉而自以爲甚尊。且夫人之遊於世中，何必其不然，而亦何必其然。

崇禎歲壬午，粵燈事甚盛，有露是而綴以綵花。使魚視之，又將以爲林池草樹，自以爲遊觀之戲者。予偶得百錢易之，記焉，將以問夫得道者。

此文全從小盜紅魚中變化出來，文思神出鬼沒。首段只是說魚說水說盜，又不只是說魚說水說盜。次段說人說世說功德，與首段對照，合而不黏，爽利高潔。末段尤妙，好像與全文並無關係，但其關係若隱若現，在欲言又止的情況下，回到文章尚未開始處，述買賣之經過，令人擊節。

受了莊子以降唐宋元明諸家的影響，抒情的散文，我老是寫不長。我總是想，與其大而無當，倒不如精簡而完整。況且，五四以來，周、錢、朱、梁、林諸氏，也樹立了良好的傳統，像徐志摩那樣的寫法，固然英姿勃發，感情澎湃，但總覺得不太耐看，參加一點理性的控制，總是好的。因此收在一、二兩卷的抒情小品，都是既短又淡的東西。非敢

惜墨，只是求其文其字，能够恰如其份而已。像這樣的篇章，或有別於時下的散文雜文，故，我寧願追隨明人之後，稱其爲小品，而不以散文名之。收入卷一的兩輯小品，在寫作的當時，甚少發表，即使發表，也多用其他的筆名，且都是我在基隆故居水墨齋中所寫，私下曾在原稿扉頁註明爲「水墨齋秘藏小品」。本想以此爲書名，但恐其繁瑣小氣，難登大雅，所以沒讓他在封面上亮相，書中也收錄了一些雜感的文字，從詩到小說到電影到繪畫到出版等等，雜而不精，本當刪去，但因篇幅不夠，只有往上加了。書家補白，畫家補壁，都是雅事。我這是補「書」實在不怎麼樣。

二、

我寫小品，開始得比詩還要早，但詩集都出了兩冊，小品還扔在

抽屜裏，遲遲沒有發表。其中原因，實在很多。主要的是懶。二來是因爲小品太短，不夠出集。三是因爲國內散文好手太多，時有巨著出現，我的東西實在寒酸，率爾捧出，定當令人齒冷。這麼一個理由，看來是客套的門面話，其實是眞話實說。因爲我是向來不願在文字上故弄謙虛的。

回國之後，因爲新知紛紛相詢，又得老友高歌鼓勵，遂動手整理了一番，把舊文字重新發表，把新文字雜入舊稿。紙灰筆滯，大有「垃圾」自珍之意。不料這一番消除髒亂的舉動，驚動了葉珊。葉珊近來改名楊牧，但我還是願意稱他葉珊。我們初認識的時候，只知道彼此都是詩人。後來才曉得他也是學者，並做了我的老師。幾年來在學問上給我教益頗深，在做人上，亦復提供榜樣。那時我還在學校，他以學生待我；而私下，我以兄長視他，關係在亦友亦師亦兄之間，交情却是疏淡如水不爲朋黨。近來他忽然向我提起出書並指明要散文，使我非常驚訝。因爲我從來沒向他提過寫小品的事。因此，於驚訝之外，又有一份知音難得的喜悅，便興致沖沖的答應下來。一則可以整理保存舊文，二則亦可借機把我對散文的一點看法在腦中清梳一番。至於能不能藉此再出發，我不知道，但對過去種種做一個總結，倒是千眞萬確。敝帚與否，只有求證於他人，對我自己，可算掉了樁心思。

舊稿中，最早發表的一篇是卷二的「訪」（五十八年八月）。其後散失了許多。歸國以來，新作不多，只有「見證」、「無限生機」、「

新聲」、「地震」，和「壓歲」幾篇，東西雖是新寫，但大體上仍與舊作同調，可以收編在一起。我在遊歐洲中東的旅次上，也寫了一點類似記傳的小品，現在收入的只有「見證」一篇，其他都找不到了，要想重新補寫，一時也不可能，只好等以後再說。

至於卷二，是我近來所寫的一些說理文字。如「鈎沉筆記」，「發現一個小說家」、「文飯小品」、「說插畫」等等，都是我在唸研究所時，不務正業的筆記，疏忽頗多，見解亦陋，即算其中有所發明，但亦不能細細求證。只有立此存照，以待來日了。「談偽畫」和「名字與別號」二文，是卷中最早的作品，成於一大二之時，近日有所修正，一併收入，以爲紀念。

「吃西瓜的方法的方法」本是

我爲那本詩集寫的序，後來幾經考慮，怕有添足之譏，便抽了下來，忙亂之中，竟告遺失。詩集出版後，有些朋友發生了興趣，紛紛向我提出問題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，我又重得此失而復現的舊序，便拿給想看的人看，其中，有好幾位都主張我將之發表，遂加了一些註解，寄交幼獅文藝。幼文把序刊了出來，刪了註解。現在我把一部份註解還原到文章之內，以存其真。對於讀者，也算有個小小的交代。文中提了兩個自創的意見，一是「飛鳥體」，二是「運轉型的詩觀」。前者簡單，三兩句就說清了。後者複雜，礙於文章的體例，不便申論。近來，我正在從事文學理論的研究工作，統名之「追魂手札」，一有機會，當詳加說明。

卷二中我較滿意的一篇，是「草根宣言」。初稿在出國前就已爲擬定，想藉以表達我對新詩的期望與看法。出國後，因細讀了一些以前沒讀過的書，對文學的歷史感及責任心加重了，遂修改成文，自我砥礪一番。回國後，曾寄中外文學，遭退。不久，李男想要辦詩刊，問計於我，才又想起此文。辦詩刊的事，李男曾向我提過多次，我都認爲沒有必要。這次雖是舊事重提，但我却沒有一口回絕。因此詩刊出來了，取名「草根」，「宣言」自然也就成了發刊辭，在六十四年五月四日正式出版。

後來煥彰兄寄給我一張印有草根詩刊的信封，說是在六十三年時，就有人在臺南想辦「草根」不果，並在「龍族」詩刊上爲文謂：「草根」

已經誕生，表面上，它只是一個詩社，一個詩刊，然而，深植於我們這一代人心中的「草根」，它是普遍存在的。最近，我朋友看了「龍族」十四號率先發佈「草根創刊」消息時，給了我一封信，說出他們在去年也有着相同的願望，同時附寄一只已用過印有「草根詩刊社」的信封；這豈是「巧合」可以解釋。「爲了讓更多人知道我們這一代是清醒的，有着共同的願望……」云云。使人深深感到，詩運文運之綿綿不絕，原不是賴一二人之努力，更不是賴一二團體之叫囂獨霸，不能普遍浸入人心的東西，是斷斷不能長久存在於天地之間的。

這是一種人文的感動與責任，其精神至誠至精無所不在。只要我們這個民族存在一天，這種精神，便會像傳燈一般的傳遞下去。